

# 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

于光远

(中国太平洋学会终身名誉会长、《太平洋学报》名誉主编)

我们要有鲜明的、科学的 21 世纪的时代观。讲 21 世纪,不是讲一般未来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五十年。这样地来想问题,任何时候都可以做,而现在我们要有新世纪感,要有“最充分地适应进入新世纪后我们的时代”这样的认识和实践。

“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这个提法,是我从书名为《我们称他为将军》的一部小说中抄下来的,这是一部传记小说。小说的主人翁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小说中叙述恩格斯和他的朋友奥斯涅德 1848 年在莱茵河畔的一次谈话(这个谈话没有收在马恩文集中)。在这次谈话中恩格斯说,只有那种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最充分地适应本世纪关于科学概念的哲学才能称为真正的哲学。他说:这样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结晶,是时代文化活生生的灵魂。时代变了,这样的哲学体系从内容到形式都将随着变化。这样的哲学可以深入当代人的内心,使他们的心中充满着爱和憎,影响当代的现实世界。他们的哲学将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将成为哲学的世界。这部小说因我家中书多而藏书的空间太小,一时找不出来,以上只是凭自己的记忆来写的。好在我并非把它作为经典来引证,只是想向读者交代一下我曾经受到这些话的启迪。在这里,恩格斯不只要求适应时代,而且要求最充分地适应时代,世界上总有几种不一样的人,有的留恋旧时代,力图阻挠新事物的成长发展;有的随大溜适应新时代;有的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最充分地适应时代,对现实世界起促进作用。时代呼唤最后这种

人。

关于当前的时代,1995 年我在中国太平洋学会召开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从 20 世纪下半期开始进入了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世界遭受重大失败之后,开始调整。经过调整,资本主义恢复了活力,经济文化上去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沉醉于既得的胜利,思想更加僵化,经济文化下降。一上一下形成鲜明的反差,导致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发生的那次政治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也不得不进行调整,这就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于是世界历史进入全面调整的历史时期。我认为经过这个历史上的大调整,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关系格局也不再是原来那样的格局。世界变化是非常巨大和深刻的。至于如何变化,这个问题我留给以后大量深入研究这些的人们,我只是初步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在讲过之后,这几年没有发展新的意见。

还有一个从生产力或者说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新的时代的问题。对此,国内有不少文化。近些年来发起于美国,提出了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概念。经过一番斟酌,我基本上接受这个提法,开始进行研究和思考。看来在 21 世纪的某个时期世界有可能进入这个时代。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不仅适合于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范围的问题,也可

以用来研究世界、全球的问题。从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角度看的时代,同从生产力角度来看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这样关于时代问题的研究就更加复杂了。我们要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把对这个时代问题的研究深入地开展起来。

其实,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两个角度来看时代,并不是什么崭新的问题。从生产力角度看时代,古代就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说法,就是从采集、狩猎为主的时代进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时代,就有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就有工场手工业时代、机器大工业时代等。而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看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从两个角度来看的时代,自古以来也存在相应的关系,现在我们面临的变化着的时代,也存在着两者相应的关系。

我认为,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对时代问题认真进行研究、开展讲座。这就是说:在提高和普及的问题上着重提高。现在我们的研究太薄弱了。关于从生产力的角度提出的时代问题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只是简单地介绍外国人讲的话。虽然书出了不少,但都带有“急就章”的味道,内容不准确的地方不少,并且整个说来存在着杂乱和肤浅两方面的问题,至于从社会经济政治角度来看的时代的问题以及从两个不同角度看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可以说连必要的注意都还缺乏。在研究得还不够的情况下,要求人们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是难以做到的。

要把时代问题研究得很透彻,是很不容易的。问题很复杂,研究这个问题的经验资料也不充分,因此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很多的时间来

进行,而且会有很多不同意见的争鸣,不能认为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也要看到事情还有比较复杂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大方向”问题上求得大多数人的共识,而把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保留下来作为深入研究讲座的题目。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实行“求同存异”的方针。现在我要求的便是把这种初步的研究工作做好,我认为做好这样的工作,用不了特别长的时间。

更加具体一点来讲,我希望2002年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能把时代问题作为一个议题提出来。马克思在给他的友人的一封信上写了关于“通俗”问题的一段话。这一段话讲的是有关他的《资本论》问题。马克思在信中对友人说,他的《资本论》第一卷最前面几章是很不通俗的,后面那几章比较容易读一些,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是比较容易了。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便是为时代问题的观点奠定科学的基础,以后我们就可以在中国提出切合现实情况的主张,用相应的色彩和笔墨通俗地阐述这个题目,来动员广大的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们有效地赶上时代步伐,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

我这篇文章,也可以视做我对我国学术界的一个建议。我们的工作紧张地进行。我希望对时代问题已经有了某些研究或者准备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在做了必要的准备之后,就时代问题发表演讲、写出文章,由某些学术团体召集一系列学术会议,展开一个“最充分地适应我们时代问题”的讨论,这篇文章如果能起一个引子的作用,我就会感到十分高兴。